

约翰·普勒系列第二部

遗忘角

THE FORGOTTEN

【美】戴维·鲍尔达奇◎著

暴丽颖◎译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约翰·普勒系列第二部

遗忘角

THE FORGOTTEN

【美】戴维·鲍尔达奇◎著

暴丽颖◎译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黑版贸审字08-2013-07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忘角 / (美) 鲍尔达奇著; 暴丽颖译. — 哈尔滨:
哈尔滨出版社, 2015.3

书名原文: The forgotten

ISBN 978-7-5484-1732-3

I. ①遗… II. ①鲍… ②暴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美
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2041号

The Forgotten

Copyright©2013 by David Baldacci.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: 遗忘角

作 者: [美]戴维·鲍尔达奇 著 暴丽颖 译

责任编辑: 路 嵩 滕 达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装帧设计: 王秋伟 郑 帝 刘梦雅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5.25 字数: 34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1732-3

定 价: 38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

第一章

他脸上的表情有如今晚是他的世界末日。他这样想未尝不可，生死的概率是一比一。死亡的可能性还会提高，这要看下一小时里会发生什么。

生死一线。

双引擎小船近乎全速行驶，轰鸣声打破了夜晚平静大海上的沉寂。这个季节里，墨西哥湾一般不会如此平静，现在应该是典型的飓风活跃时节。虽然大西洋的公海海域曾经酝酿了几次风暴，但是都没有形成飓风进入墨西哥湾。所有人都在心里祈祷，希望一直保持如此状态。

玻璃钢船体在黑色的海面上划出一道清晰的痕迹。这条船装载二十个人还可以，但是现在，船上却有三十个乘客，每个人都死死抓住身边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，不让自己颠出船外。尽管海面平静，可是高速行驶的超载船只根本不可能平稳。

操舵的船长丝毫不顾及乘客的感受。他的首要任务是保命。他一手把舵，一手控制双挡的油门杆，面色沉重地看了一眼速度仪表盘。

加把劲，加把劲，你可以的，你能做到的。

每小时六十五千米。他把油门杆向前推了一挡，把速度升到每小时七十千米。现在已经达到极限了。虽然他驾驶的船只具有带尾机驱动的双引擎，但是如果再加速，就会过度耗油。而周围没有能够加油的船坞。

行驶的船只带来一丝凉风，仍然缓解不了难忍的酷热。但是远离陆地快速行驶，倒是不用担心有蚊子。船长用眼睛逐个把乘客扫了一遍。这并非是随意的一瞥，他在数人数，其实他早就知道答案。他有四个船员，全副武装，看守着“乘客”。若是有任何反抗，就是一对五。但是乘客手无寸铁，干掉他们轻而易举。更何况乘客大多数是女人和孩子。他们是市场真正的需求所在。

他担心的不是乘客的反抗，他担心的是时间。

船长看了一眼夜光手表，截止时间马上就要到了。他们离开上一站的时候就已经晚了，接下来他们的导航仪又失灵了。这不仅让他们心惊肉跳地度过了三十分钟，而且还让他们完全偏离了航线。浩瀚的大海上，到处都如此相似，看不到陆地来帮助导航，更何况他们选择的航线标识根本不清楚。因此，没有了导航仪，他们就完蛋了，如同大雾中没有仪器导航的飞机一样，灾难是唯一的结果。

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修好了导航仪，修正了航线，并且马上加快了行驶速度。他又提高了一些速度，不断地注视着仪表盘，查看机油、燃料和温度情况。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灾难性的，况且他们也不能向海岸警卫队呼救，因为那样也会是同样的下场。

他徒劳地抬头巡视是否有人在关注他们。自动监视仪器会把监测到的情况以数字数据的方式输送出去。如果被发现，他没有机会求援，海岸警卫队的缉私船会突然出现。如果他们上船检查，就会发现真相，那么他就会坐牢，会坐很久，也许是终身监禁。

但是，他最害怕的，不是海岸警卫队，而是另一些人。

他把速度提到每小时七十五千米，并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船的主要部件别出故障。他又看了一眼手表，望着前面的海面，



在心里盘算着时间。

“他们会把我扔到海里喂鲨鱼的。”他低声叨咕着。

他又一次懊悔不该接受这种商业风险。可是，风险虽大，回报却那么诱人，让他无法拒绝。这已经是他第十六次铤而走险了，他估计冒险得来的回报足以让他在佛罗里达一个美丽、安静的小岛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。利益的驱使让他载着这些来自北方、面色苍白的乘客，虽然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是来淘金的，结果却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吐得满船污秽。

但是首先，我必须用船把这些人送到应该去的地方。

他看了一眼船头的红绿导航灯，红绿灯在没有月光的夜色中发出阴森森的光芒。他看了看仪表盘，心中再次盘算了一下时间。

他的心沉了下去。

燃料不足了，仪表盘上的燃料指示针已经接近了警戒线。他的心缩成一团。他们的船本来就超重，导航仪又耗去了他们一小时的时间。他们不仅绕了很多路，还消耗了宝贵的燃料。他一向多加百分之十的燃料以备不时之需，但是这也不能满足需要了。他又扫了一眼乘客，大部分是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，但也不乏一些体重一百八十斤以上的壮汉。其中有一个简直是巨人。但是，如果丢下乘客来解决燃料问题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，还不如饮弹自尽。

他又重新盘算了一下，如同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检查满载的乘客和货物清单。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九千多米的高空，工作原理是一样的。

燃料足以支撑到目的地吗？

他的目光和一个船员的目光相遇，他示意船员过来。

船员听着老板提出的问题，在心里盘算着。“会很紧张。”
他不安地说。

“而且我们也不能把人从船上扔下去。”船长说。

“对，他们有清单，知道我们载了多少人。要是我们把人扔下去，估计我们也得跟着跳下去。”

“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。”船长打断他说。

他做了个决定，降下了油门，把船的速度恢复到每小时六十五千米。引擎转速降了下来，但是船还在快速行驶。肉眼看来，在水上每小时六十五千米或者七十五千米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减小了燃料消耗之后，就是能否到达目的地的区别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加满油返程，他们只有五个人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“晚点也比不到要好。”船长说。

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沉闷的回响，船员注意到了，不禁攥紧了手里的枪。船长移开目光，冰冷的恐惧抓紧了他的心。

对于他的雇主来说，准时很重要，哪怕迟到几分钟，都不是什么好事。

现在看来，高得近似荒谬的利润也不值得了，因为人死了，就没有办法花钱了。

三十分钟过后，就在燃料即将耗尽的时候，船长看到了前方的目的地，看到了如海神尼普顿的王座一样冒出水面的目的地。

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他们迟了很多，但毕竟他们到达了目的地。

他看了看他的乘客，他们也在注视着这个建筑，瞪大了眼睛。他们这样做无可非议，虽然这不是船长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建筑，但他仍然觉得像看到怪物一样恐怖，尤其在夜色中。天啊，他见



了很多次，但是这样的建筑还是让他发疯。他现在就想赶紧卸货、加油，然后卷铺盖回家。一旦这二十五个乘客下了船，麻烦就是别人的了。

他降下速度，慢慢把船停靠在连接着建筑物的浮式金属平台边。绳子系紧后，有人伸出手，把乘客一个个拉上平台。平台在小船停靠过程中产生的浪里上下晃动着。

他没有看到平时在这里接走乘客的大船，一定是载着货物离开了。

船长在一些单子上签了字，接过装在塑料袋里用胶带捆好的酬劳，同时看了看那些乘客。他们正排着队走上金属台阶，每个人都是吓坏了的样子。

确实会害怕，他心想。清楚他们自己的处境比什么都不知道还可怕。他完全明白，这些人心里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，而且，他们也知道没有人关注他们。

他们不富有。

他们没有权力。

他们是被遗忘的群体。

当世界迅速发展为有钱因而有权力的人的王国的时候，被遗忘的人群成指数增长。而有权势的人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。

他打开其中的一个塑料袋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当他很清楚地看到塑料袋里不是钱，而是剪好的一捆捆报纸的时候，他抬起头。

MP5 冲锋枪的枪口正对着他。一个人站在尼普顿王座上，端着枪，对准三米外的船长。MP5 冲锋枪是强大的近距离杀伤性武

器。今晚，它的杀伤力就会得到见证。

船长马上举起双手，仿佛血肉之躯能够阻挡已经瞄准的、速度远超过飞机时速的子弹的袭击。当一颗子弹射中他的时候，几千磅的动能作用在他身上。二十颗子弹同时射中船长，几乎把他撕成碎片。他在子弹的冲力下倒了下去，从船舷旁掉入水中。没等他沉入海浪中，他的四个船员也加入了他的行列。满身是洞的几个人消失在大海中。今晚鲨鱼要大开吃戒了。

如此看来，准时不仅仅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不丢掉性命的保障。



第二章

燃料、机油和其他液体马上就被放净了，然后小船也被凿沉了。燃料和机油浮在水面上，海岸警卫队和缉毒局的巡逻飞机完全可以看到这片闪亮的水域。

白天的时候，这个钻井平台看起来就是废弃的样子，看不到上面的任何囚徒。所有人都会被赶进建筑物里面，让人无法发现。来来去去运输这些活人货物的工作都在晚上进行，白天停止操作，否则被发现的风险太大。

墨西哥湾里有几千个废弃的钻井平台，有待于拆毁或者改造成人工珊瑚礁。虽然法律规定要在一年内拆毁或者改造，但是，实际操作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这个要求。于是这些能容纳几百人的平台就这样矗立在海上。一些野心勃勃的家伙正好利用了这一点。在茫茫大海上运输价值不菲的货物时，空旷的钻井平台就成了他们的落脚点。

当小船慢慢沉入海湾时，那些乘客被驱赶着走上钢质台阶。他们被绳索拴着，中间只隔着三十厘米的距离。孩子们费力地跟上大人，他们摔倒的时候，马上就会被绳索拉起来，然后抽打就会落在他们的肩膀和胳膊上。然而，他们的脸却能幸免于难。

沿着金属台阶向上走的时候，一个比其他人壮实很多的人一直低垂眼睛。他的身高接近两米，身材魁梧，宽肩窄臀，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完全是专业运动员的规格。他具有营养不良的人才才

的那种坚硬、骨感的肌肉组织和近乎憔悴的面容。他能卖上好价钱，但是不会比女孩子值钱，原因显而易见。价格是根据利润决定的，而女孩子，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，她们的利润是最高的。她们可以工作十年，到头来会为主人赚上几百万美元。

相比之下，他的生命会很短暂，因为他会活活累死，或者捕获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。因此他被叫作“低收益货物”，而女孩子们直接被叫作“金子”。

他看起来在自言自语，但是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他的语言。他一脚踩空，趔趄了一下。棒子马上雨点般打在他的肩膀和腿上，有一下还打在他脸上，鲜血从鼻子中流出来。很明显，他们不担心他毁容。

他站起来继续向前走，嘴里仍旧叨咕着什么，殴打似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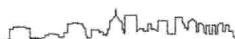
前面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回头看了一眼，但是他并没有迎视她的目光。走在他后面的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摇着头，用西班牙语祈祷着，并画了个十字。

那个人又趔趄了一下，又是一顿殴打。看守他们的人向他咆哮着，用粗糙的手抽打着他。他接受了惩罚，站起来，继续向前走，嘴里仍然不停地叨咕着。

东方的一束闪电霎时照亮了天空。不清楚这个人是否把这看作是上帝发出的行动信号，但是他的行动目的却是再清楚不过的。

他推开一个看守，狠狠撞向另一个看守。那个看守弹到栏杆上，然后直冲下十多米，跌到钢质平台上。冲击力弄断了他的脖子，他躺在那里，不动了。

没有人注意到自言自语的人从看守的腰带中抽出了锋利的匕



首，就是为了这把匕首，他才袭击了那个看守。没等其他的持枪看守准备好射击，这个人就砍断了绳索，抓起挂在台阶栏杆上的救生衣，穿在身上，从看守摔下去的相反方向跳了下去。

他没有碰到金属平台，而是落入到墨西哥湾温暖的水中。

他笨拙地打破了水面，沉入水中。

几秒钟后，MP5 冲锋枪密集的射击撕开了水面，打出几百朵白色的浪花。几分钟后，一条小船出发去搜索他，但是没有任何发现。在黑暗中，他可能游向任何方向，而那里可是很大的一片水域。小船最后返回来了。墨西哥湾的水域又恢复了平静。他们想，也许他已经死了。

即使没死，也不会活很久。

现在乘客只剩下二十四个人了，他们继续慢慢沿着台阶走向他们的牢房，等着大船来把他们运到下一站。看守把他们每五个人装进一个笼子，和其他囚徒一起等着被运往陆地。他们中有年轻人、老人，也有中年人。他们都是外国人，都是穷人或者非主流群体。一些人是被盯上之后抓来的，另外一些人就是运气不佳，撞到枪口上的。

可是被抓来只是不幸的开始，一旦他们离开这里，情况只可能会更糟。

看守大多数也是外国人，他们看都不看囚徒，除了会把食物和水罐塞在笼子里，他们几乎无视囚徒的存在。

囚徒们就是没有姓名、没有意义的尘埃，暂居在墨西哥湾。他们蹲坐在那里。一些人从笼子的缝隙向外看，而大多数人眼睛盯着地面。他们失败了，放弃了，不愿意战斗，不想为自己赢得自由。他们似乎已经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

走在壮汉后面的妇女不时看看海面。从她狭小的空间里，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。但有一两次，她幻想着看到了什么。当水和食物送进笼子里时，她一边享用自己的一小份食物，一边想着逃跑的人。她默默欣赏他的勇气，虽然这份勇气可能会要了他的命。但是，即使死了，他至少也是自由的，也比等待她的命运好得多。

她想，是的，也许他是幸运的。她把一块面包塞在嘴里，然后喝了口塑料罐里的温水，把他抛到了脑后。

在离尼普顿王座不到一千米的地方，他在海水里游着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建筑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了。他从未想过要从钻井平台游到岸上，这对他来说纯属偶然。他原本计划从得克萨斯乘飞机到佛罗里达。他完全是因为不小心才成了受害者，才陷入现在的窘境。但是他必须到达陆地，而游泳看起来是唯一的途径了。

他拉了拉救生衣——救生衣太小了，但至少还能提供必要的浮力——然后踩了一会儿水，尽量把动作幅度降到最小。接着，他又转身，开始仰泳。黑夜里鲨鱼出没，但是，他除了游泳没有其他选择。尽管带鳍的肉食动物时时威胁着他，可是黑天最适合游泳。白昼会给他带来很多危险，多数是来自人的危险。星星提供了必要的导航帮助，他开始向着他认为陆地的方向游去。他偶尔会回头看看那个平台，尽量在脑海里记住那个建筑在墨西哥湾浩瀚的大海中的位置。他知道，虽然可能性很小，但是也许哪一天他会回来找到这个平台。

他划水的动作幅度很小，看起来不费力气。加上救生衣的浮力，他可以保持这个节奏，几小时也没有问题。而且，为了到达他的目的地，他只能这样做。他已经暗下决心，要把可能的灾难



转换成优势。

原本他会乘坐一艘快艇，而现在，他只能向着原本应该乘快艇去的方向游泳。也许，他会阻截和他一起被抓的囚徒，不让他们被送到最后的目的地，但是前提条件是鲨鱼没有破坏他的计划，没有撕下他的一条胳膊或者腿，让他独自流血而死。

他机械地划水，呼吸也变得自然。于是，他可以思考，专心思考下一步计划。游泳的过程会很长、很累，而且危机四伏。他随时都会死掉。但是，他已经经历了很多，而且都幸免于难，他真希望这次自己还能活下去。

他希望他的人生中不再有磨难。

有的人一生中要经历比正常人多太多的悲剧和痛苦。

他坦然地接受这个命运。

他继续向前游去。

第三章

老妇人个子很高，但是驼背。十年来，她的脊柱慢慢弯曲了，她的身高至少减少了七八厘米。她梳着整齐的短发，脸上布满皱纹和晒斑。如果一个人活了八十年，而且其中的二十年在佛罗里达度过，这就不足为奇了。她拄着助行架，助行架的前两个支架下面塞了网球来增加稳定性。

她的大手抓着助行架的手柄，肩上背着一个挎包，挎包又大又重，笨拙地挂在她身上。她步伐坚定，目标明确，不向左，不向右，更不回头。她是肩负使命的女人，路上的人主动给她让路。一些人向她微笑，显然认为她是个不顾及别人看法的、疯癫的老女人。是的，她确实不再顾及别人的想法，但是，她却并不疯癫。

她的目标就在前方。

一个邮筒。

她在助行架的帮助下走向邮筒，一只手扶着美国邮政矮胖的邮筒，另一只手伸到挎包里，抽出了一封信。她停了一下，再一次看了看收件人的地址。

她花了好长时间写这封信。年轻的一代人使用微博、脸谱网、短信和电子邮件，根本不用真正的语言，不懂语法，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花时间去写类似这样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。但是她想表达清楚，因为信里的内容不同寻常，至少按照她的逻辑是这样。

为了尽量清晰，收信人的名字是用印刷体书写的，她不想遗



失这封信件。

（老）约翰·普勒将军（已退休）。

她把信邮到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，她认为他现在正住在那里。她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，但是她也知道，他是能够成事的人。他在军队中的位置几乎无人能比。

而且，他是她的弟弟。

姐姐和弟弟间的关系很特殊。在弟弟们的成长过程中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折磨姐姐，无休止地和她搞恶作剧，让她在男朋友面前出丑，和她争夺父母的关爱。但是等他们长大后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仿佛这些男人想要拼命弥补他们给姐姐带来的所有痛苦。

她可以靠他把这件事弄清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边有一个擅长解决问题的人，那就是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她的侄子。她估计这封信最后要交到侄子强有力的手中。而且，她希望他能来这里，她好久没有见到侄子了。

太久了。

她打开了邮筒盖，看着信滑进去。她合上盖子，然后又打开两次，确保那封信安然无恙地躺在邮筒里。

她把助行架掉转方向，一步一步回到出租车停车处。她喜欢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把她从家里接出来，现在要送她回家去。她能开车，但是今晚选择不用自己开车。

邮筒位于单行道的尽头，所以他可以方便地就近停车，她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走到邮筒边。他要帮她投信，但是她拒绝了。她需要亲自去做这件事，而且，她也需要些身体锻炼。

在她看来，他还是个年轻人，不到六十岁。他戴着一顶老式的司机帽，而其他的穿着却十分随意——卡其布短裤，蓝色水球

T恤，脚上穿着帆布帆船鞋。他皮肤黝黑得如此均匀，就像是用过晒黑棚或者喷射了美黑的产物。

“谢谢你，杰瑞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在他的帮助下爬进普锐斯的后座。杰瑞折起助行架，放在后备箱里，然后坐进驾驶座位。

“西蒙女士，一切都办妥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希望如此。”她说。她第一次紧张之情如此溢于言表。

“您现在要回家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累了。”

杰瑞从驾驶座位上转过身，认真地打量着她。“您脸色不好，也许应该去看医生。佛罗里达可不缺医生。”

“也许我应该看医生，但是现在不去，我只想休息一下。”

他把她送回海边的小型社区。他们驶过两棵高耸的棕榈树和一个挂在砖墙上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海边落日”。

这个标志一直困扰着她，因为她住在大洋旁边，而不是海边。严格说来，她住在佛罗里达走廊的墨西哥湾海岸。她经常想“落日海岸”或者“落日海湾”也比“海边落日”要好。但是名字是官方认定的，没办法改变。

她住在奥瑞恩大街。杰瑞把她送回来，看着她走进房子。这是一座典型的佛罗里达地区的民宅。空心砖结构的两层建筑，淡黄色的涂料，红褐色的屋顶，还有一个能容纳两辆车的车库。房子有三间卧室，她的卧室紧邻厨房。房子的占地面积近三百平方米。她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，但是她不想再搬家。她会在这里度过余生，很久之前她就这样想过。

在她的前面院子里，有一棵棕榈树，一些草，还有几块装饰